

 **财富人生**
FORTUNE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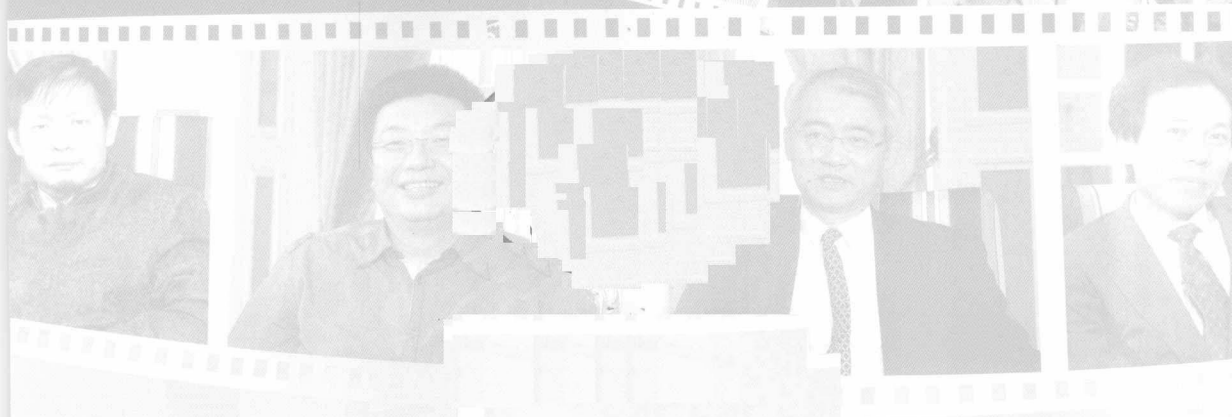
主编：陆炯



财富人生 我们的年代

FORTUNE TIM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财富人生 我们的年代

FORTUNE TIM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财富人生：我们的年代/陆炯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825 - 2

I. 财... II. 陆... III. 企业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852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张晓玲

美术编辑 杨德鸿

财富人生—我们的年代

陆 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0.5 插页 5 字数 168,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3,000

ISBN 978 - 7 - 208 - 08825 - 2/F · 1899

定价 25.00 元

序

地 标

生活是需要地标的。

每一座城市有自己的地标，每一个年代有自己的地标，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地标。

地标是实在的。沿着流过我们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就有我们熟悉的地标，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有将于2012年落成的高度632米“上海第一高”的上海中心，同样成为地标意义的豪宅也在浦江两岸隔江相望，虎踞浦东陆家嘴的是天下闻名的汤臣一品，龙盘浦西北外滩的是后来居上的白金湾。

毋庸置疑，地标是吸引眼球的，是富于个性、风格鲜明的时尚标签。同时，它也是极有历史感的，成为前行的一份记录。地标使我们生动地感受城市魅力，让我们形象地了解时代风云。就像东方明珠成为改革开放上海的地标，而白金湾将成为“后世博”上海的新地标。地标既是物质的，又饱含着丰富的人文营养。地标的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只是这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财富人生》特地制作了一档《我们的年代》特别节目，并据这一系列节目编辑出版了这本图书。我们也是把它看作一个地标的，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还是其他。它记录了栏目的成长，它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力量。

出现在我们这本书里的嘉宾，有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银行—美林中国区主席、著名银行投资家刘二飞，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生于60年代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打工皇帝”唐骏，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人力资源教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

版)主编忻榕和俏江南控股董事长张兰;生于70年代的分众传媒集团董事长江南春,中国电子商务开拓者、易趣网创始人邵亦波和艺龙网创始人、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越;生于80年代的“中国十大创业新锐”、泡泡网创始人、汽车之家首席执行官李想,中国软件业风云人物、康盛创想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志康和“我爱打折网”创始人、哥伦比亚广播集团互动媒体中国顾问韩华……

听读他们的访谈,就像观看一出激情四溢的年代剧。他们是这些年代所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们作为这些年代的地标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在他们当中,有的成长在共和国贫困和动乱的岁月里,虽生不逢时,但他们没有放弃,默默积累,艰难成长。他们中间也有时代的幸运儿,生活在新时代的好日子里,他们生逢其时而倍加勤奋和努力,幸福像花儿一样随之开放。

从某种意义来说,地标是标杆,标杆就是榜样。面对地标,我们不仅只是怀有敬仰。有句老话说得好:看别人走过的路,就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

能够成为地标,无疑是幸福和光荣的。我们的嘉宾之所以成为年代的地标,全凭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地标。有的是一时风光,之后就时过境迁,渐渐淡出。当然,也有生命之树常青、与时俱进而贯穿历史的永久性地标。做地标就要做这样的地标,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新世纪的上海,正在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在其中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一城一带”肩负重任。这“一城”是陆家嘴金融城,这“一带”是外滩金融聚集带。我想,对于“两个中心”的长远建设来说,仅有今天的陆家嘴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和北外滩的白金湾这样的地标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地标还会问世浦江两岸,比翼齐飞,共迎朝晖。财富精英也将是新人辈出,各显风采!

《财富人生》制片人 陆 炯

2009年9月

目 录



序 地标 001

开篇访谈 经济学家、中国“风投第一人”、学者型领导——成思危 001

第一篇 激情年代——50年代财富精英访谈 018

嘉宾介绍 018

美国银行—美林集团中国区主席、著名银行投资家 刘二飞 018

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黄晶生 018

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 陈妙林 019

访谈实录 019

嘉宾财富感言 051

第二篇 火红年代——60年代财富精英访谈 053

嘉宾介绍 053

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私募基金巨头 戴志康 053

新华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打工皇帝” 唐骏 053

人力资源教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忻榕 054

俏江南控股董事长 张兰 054

访谈实录 054

嘉宾财富感言 095



第三篇 转折年代——70年代财富精英访谈 096

嘉宾介绍 096

中国电子商务开拓者、易趣网创始人 邵亦波 096

艺龙网创始人、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 唐越 096

分众传媒集团董事长 江南春 096

访谈实录 097

嘉宾财富感言 126

第四篇 开放年代——80年代财富精英访谈 128

嘉宾介绍 128

“中国十大创业新锐”、泡泡网创始人、汽车之家首席执行官 李想 128

中国软件业风云人物、康盛创想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戴志康 128

“我爱打折网”创始人、哥伦比亚广播集团互动媒体中国顾问 韩华 128

访谈实录 129

嘉宾财富感言 160



开篇访谈

经济学家、中国“风投第一人”、学者型领导——成思危

成思危：经济学家、化工技术专家、前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做了11年的国家领导人。成思危生于1935年，其父是中国著名报人成舍我。1951年，16岁的成思危在新中国的感召下，瞒着母亲毅然回到大陆，其父迁往台湾，父子相隔近30年。成思危不仅成为一名技术专家，还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获得美国EMBA学位的中国学者。1996年12月当选为民建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政期间，在他的倡导下，风险投资的概念开始在中国扎根，他被誉为中国“风投第一人”。作为学者和政治家，他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为己任，每次面临抉择的时候，都能舍小家、顾大家。而且，成思危以敢言、能言著称，对中国股市、楼市每每发表真知灼见。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其言论经常引起市场的强烈震动。

60年前，一位热血青年毅然投身新中国。从此，一湾浅浅的海峡阻挡了他和家人的联系。

一路坎坷，几番沉浮，这位青年成为国家领导人，而他的家族成员，也在世界各有所成。

6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74岁的老人，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严父慈母已然天人两隔。

他的故事，承载了我们的共同记忆，《财富人生》特别节目《我们的年代》开篇人物——成思危。

●叶蓁：您好，成思危先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作为《财富人生》栏目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系列节目《我们的年代》的开篇人物。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您作为我们国家在风雨当中辗转前行的一个见证者，在新中国华诞六十周年的时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成思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六十年的经历不平凡，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

●**叶蓉**：不平凡，来之不易。

●**成思危**：对。

●**叶蓉**：实际上我们知道您有着多重的身份，比如说像技术专家，像经济学家、教授、民主党派人士、国家领导人，那么在这众多的身份当中您最引以为傲的是哪一个身份呢？

●**成思危**：还是教授。我讲过多次，因为其他的都是暂时的，领导人、官员都是暂时的，只有教授相对来看，它是终身的。

●**叶蓉**：多重的身份实际上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您是经济学家，有责任发出理性的声音，但是由于您的比如说政治身份吧，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呢？

●**成思危**：对，就是说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要根据场合、对象，你不能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在内部的时候有些意见可以讲得尖锐一些，但是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有的意见可能就不能讲得那么尖锐，对不对，要考虑到影响。如果是一个普通学者就无所谓，作为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就要考虑这些因素。但是我想还要坚持一条就是坚持多讲真话、实话，少讲空话、套话，不讲大话、假话。有些话可以不讲，不能讲假话。

●**叶蓉**：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初的时候，当时股市正是逐渐逐渐有些进入我们说非理性状态的时候，您做出了一个呼吁，您说股市现在泡沫开始形成了；我们也注意到关于今年这个房地产是否进入振兴计划也曾经引起一阵热议，有人就说成思危的一句话股市都会震一震。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成思危**：这个评价可能太高了，我想我讲的是经过我研究分析所说的事实，我说的意见，听者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都可以，这是他们的自由，对吧？如果听了我的话，减少了损失，我也很高兴。如果没听我的话造成了损失，那我也只能觉得很遗憾，但是呢，有的人觉得我的话说得不合他们的意而作出一些批评，甚至谩骂，这也无所谓，因为这也是网络的民主嘛，但是我还是希望网络文明能够进一步改善。

●**叶蓉**：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股市又处于一个波动当中，已经到了3000点左右，现在看空、看多的都很多，也在进行激烈的交锋。那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您对我们的中小投资者提个建议，这个时候大家是应该理性地来看待、持币观望呢，还是应该奋勇地投身股市？

●**成思危**：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股市已经经过几次起落，可以说三次大起，三次大落，根据我们对它的分析研究，因为我不是看一天、一个短期，我们是看这个二百五十天的移动平均线……我曾经说过中国股市特点是牛市有两波，熊市也有两波，牛市有快牛有慢牛，熊市有大熊有小熊。从这次的熊市来看，大熊是已经过去了，最低到 1664 点，这个已经过去了，现在在回升。但是呢，如果从过去两次熊市的规律来看，还会有一次挑战。

●**叶蓉**：会有二次探底吗？

●**成思危**：不是，不一定探底，会有一次下降，至于这个下降在什么时候就很难预测了，但是从过去两次熊市来看，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到了最低点以后再上升，再一次下降。当然，我希望这次没有这规律更好，能够不断地上涨，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过去的经验是怎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投资者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理性一些。我也曾经讲过，就是希望投资者能够做到心明、眼亮、手快、不贪，所谓心明就是懂得股市的规律，要知道股市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也没有只赚不赔的，对吧？眼亮，就是你一定要对你所投资的企业那个行业有比较多的了解，不是跟风，也不是随大流。手快就是一旦确定，你动作一定要快，不要一看它涨我又要等一等，一等明天可能就跌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股市的最高点卖出，在股市的最低点买入，没有，即使所谓股神也做不到。像巴菲特当年抛中石油的时候，那中石油还在涨，但是没过些日子就掉到巴菲特抛的时候的价钱之下，那就说明他还是有判断力的，判断可能价钱要掉了，他跑了。

●**叶蓉**：对趋势的一个判断。

●**成思危**：他在那时候抛就已经赚了，当然再过几天的话有可能多赚，也有可能就赔，所以一定要手快。最后就是不贪，往往股市涨的时候，人们总想让它再涨，再涨再卖，就是本来定了涨到我的收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我就卖了，一看收益好，再等等，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把你套住。所以我认为整体来看呢，是希望投资者能够这样做，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另外，就是我还要提醒：不要仅看股指，一定要看个股，股指是大趋势，在大趋势下有人赚有人赔，对于个人来说还是看你选的股对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股指上升的时候，有的股还可能跌，对不对？在股指下降的时候，有的股也可能升，所以大趋势要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选好股，看个股。

●**叶蓉**：如果说股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我们企业

成长的话呢,我想楼市就更加关乎民生了,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楼市又进入一个快速上涨的通道,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您怎么看今年以来楼市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成思危**:这个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的心理是买涨不买落,前一段由于各种舆论的引导,都认为楼市会下跌,所以很多人有购买力,但是他持币待购。

●**叶蓉**:积攒了一些购买力。

●**成思危**:积攒购买力,他想可能还要掉。

●**叶蓉**:跟买股票是一个心理。

●**成思危**:楼市比股票更厉害,因为它更贵啊,对不对?一看最近楼市一涨他就赶快要买,这一个赶快买就更推动楼市的上涨,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这个情况来看,人们可能估计从货币的大量信贷宽松各方面来看,对通货膨胀有预期,而股市目前毕竟还是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吧,尽管现在有人说到牛市了,可能大多数人还不认为是牛市,在这个情况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买房来保值,这两个原因使得房价比较快速地上涨。

2009年2月,一则“房地产进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消息赫然成为各大网站的头条新闻,消息据说是源自成思危的口述。市场立即对这一利好消息作出反应,大量资金流入地产股,创造了高达4.64%的平均增长率。事后,成思危出面辟谣说,这一消息只是他在给学生上课时表达的学者观点。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房地产领域引起轩然大波。

●**叶蓉**:其实关于房价问题,您也提出过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批评。

●**成思危**:对。

●**叶蓉**:您曾经谈到过房地产商的这个利润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应该说是灰色成本。我觉得一般人很少愿意在媒体上这样来讲,特别您是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身份。

●**成思危**: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了。

●**叶蓉**:是。我们也看到关于楼市,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出台一些调整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房价也还是在上涨,这是不是就是本身无解的一个命题?

●**成思危**：也不能这样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也曾经公布过，那是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过三个城市的例子，三个案例：北京、上海、福州，结论差不多，就是成本占百分之五十，包括地价成本占百分之五十，政府税收占百分之二十，开发商利润占百分之三十，那时候做过一个这样的分析。那么这个开发商利润我刚才讲灰色成本不再去说它了。成本里头最大的一块是土地，土地基本上要占到成本里的一半。最近我看国土部做了一个调研，说土地价格大概占百分之二十几，你看跟我的数字差不多吧，是一半的一半对不对，一半的一半也只有二十五嘛。所以要求公布房价等等，实际上细节可能规定非常清楚，但你要想降低房价你就要反腐败对吧，你就要政府能够让利对吧，地价能够适当地下来，因为建材成本总是不断地要涨的，劳动力要涨，建筑材料价格要涨，对不对，所以问题我觉得应该很清楚，所以说什么房价会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根本不可能的呀，那样的话都到成本价了，谁去建房，对不对？

●**叶蓉**：从2007年底开始到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那也有人在2009年年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变得比较乐观了，认为中国会率先在全球走出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阴影，您怎么看？

●**成思危**：我也是这样看的。我今天刚刚演讲就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中国2008年的GDP是百分之九，我认为2011年还是可以达到百分之九，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但是，我也讲了不是简单的恢复，应该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分之九应该是扎扎实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百分之九。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努力，但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时隔十八年，成思危再次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

2009年6月，已经卸下国家领导人身份的成思危，终于能够以普通学者的身份踏上台湾的土地，拜祭离世的父亲成舍我。成舍我先生是我国报业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报业大亨。1924年，他以200块大洋起步，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等诸多报纸。在当时区别于国共双方的“第三势力”中，成舍我是代表人物之一。

●**叶蓉**：在2009年6月初的时候，您的一次海岛之行、宝岛之行成为两岸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次台湾之行您是阔别十八年之后再次踏上这块土地，行

程是九天吧？

●**成思危**：十天，二号到十一号嘛。

●**叶蓉**：去了哪些地方呢？

●**成思危**：这次我主要是去台北，去了一下东部的花莲，另外中部去了一下……

●**叶蓉**：这次宝岛之行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成思危**：因为时隔十八年了嘛，从建设速度来看呢台湾也有一些，但是和大陆相比那确实是……

●**叶蓉**：差距很大？

●**成思危**：差距很大。应该说两岸的经济水平是大大地缩小了，但更重要的是两岸的政治空气有了很大的改善。去年4月我在厦门，厦门两岸祭奠的时候，论坛上我引用了王安石的一首诗就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认为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希望不断地实现。

●**叶蓉**：这次宝岛之行实际上是有一些私人旅行的色彩，因为您是受您父亲所创办的学校的一个邀请。

●**成思危**：对。

●**叶蓉**：媒体对您有一个采访，是台湾媒体问您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您16岁那一年，您会有其他的一个选择吗？

●**成思危**：我说了，我还会选择回去，无怨无悔，人生只有一次。

●**叶蓉**：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是蛮有深意的。

●**成思危**：对，这就取决于因为从小受中国这个传统教育的影响，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由于这样一种动力吧，所以我想我还是选择回到祖国大陆。

成思危 1935年6月出生于北京，是成舍我5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幼年的成思危受到了良好而又严格的家教。取名“思危”，就是要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时刻居安思危。

●**叶蓉**：您生于1935年，在抗战爆发之前您出生了，抗日战争八年这样一个岁月，刚好是您的童年和少年度过的阶段，这场战争给您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成思危**：这场战争当然是非常惨痛的了，我们八年抗日战争是颠沛流离，特别是我父亲的事业，刚搞得很好的时候扔掉，刚搞得很好的时候又扔掉，但是北平他有《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新闻》。可是日本人占领北平以后，他不愿当汉奸，就扔掉所有的财产走了，上海的《立报》、《民生报》也都逐渐丢掉了，香港的《立报》本来也丢掉了，桂林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刚刚建好新校舍，日本人打来又丢掉了，所以这八年呢颠沛流离。少年时代看到的，确实就感觉到中国的积贫积弱，确实是我们需要振兴起来，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都抱着这种理想，就是中国有希望，所以大家都愿意回去。

●**叶蓉**：1949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您跟您的家人已经去了香港，而在1951年的时候您选择离开香港回到大陆，当时您选择的是跟家人的分离，是不是在看法上已经有一些分歧？

●**成思危**：是这样的。其实我父亲是比较开明的，他叫三不：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专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对象。所以我们家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我，五个人走的道路都不一样，我大姐是很早就到法国去了，在法国参加了三次总统竞选，那当然肯定选不上了，她是艺术家嘛，自身理想。我二姐很早就加入了中共，她是新四军的交通员。我本人也回到大陆去了。我两个妹妹跟着父母去台湾，从专业来说，大姐学艺术，二姐学文学，我大妹妹学经济，小妹妹学社会学。婚姻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父亲总体来说比较开明。

●**叶蓉**：可是毕竟那会儿1951年的时候，您只有16岁。

●**成思危**：对。

●**叶蓉**：是什么样的一种使命的感召，让您愿意离开家人回到大陆？

●**成思危**：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受左翼文学作家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家》、《春》、《秋》。

●**叶蓉**：《家》、《春》、《秋》。

●**成思危**：他三兄弟觉新、觉明、觉慧。觉新、觉明最后都向旧势力妥协，只有觉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再有就是苏联，当时受苏联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从小受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这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我的选择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很多年轻人、很多出生于有钱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背景下都纷纷回到祖

国大陆,这一点是当时的意识潮流,你们这一代很难完全理解。

●叶蓉:我在想,您当时毕竟只有16岁,您做自己人生的一个大目标的选择的时候,您跟您父亲详谈过吗?

●成思危:没有,我跟我母亲谈,没有跟父亲谈。

●叶蓉:跟母亲怎么说的呢?

●成思危:当时我不能讲这些,我只能说回国求学,因为别的不能讲,因为实际上我当时已经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要参加工作的。

●叶蓉: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当您离开家门之后,您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您的母亲。

●成思危:对。

●叶蓉:如果您在那一刻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这样一个事实摆在面前的话,您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成思危:这个我想也是受中国古人的影响,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在这样一个大局面前恐怕还会做这样的决定,当然会有更多遗憾了。

●叶蓉:但是回到大陆之后,我们也知道一个情况,就是您曾经被发配去烧锅炉,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在逆境当中您有过后悔吗?

●成思危:有过迷茫,但是不能说后悔,因为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我刚才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对新中国、对马列主义这些理论等等都是抱着一种热情,并不是非常深刻的了解,我那时候就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在南方大学学了三个月马列主义,是抱着一种完全相信但是并不非常深刻的理解,“文化大革命”确实觉得迷茫,觉得跟原来讲的那些话,理论跟实际都差得那么远,对不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自己投身于祖国大陆的建设的,怎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感到一种迷茫。但是我当时也总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逆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抓紧时间充实自己,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叶蓉:您说您在锅炉棚里学习了第四门外语?

●成思危:实际上不但是学外语,我还把锅炉学得很好。

●叶蓉:也就是干一行真的是爱一行、钻一行。

●成思危:倒不是爱一行,我觉得是个机会嘛,对不对?有这个机会嘛我顺便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是这样考虑的。

●叶蓉:是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您人生的命运。

●**成思危**：是改变了我的出身。因为我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时候不是要填家庭出身吗？当时那个政治环境，我们上级领导就说你这个应该算官僚资产阶级，所以我就填了个官僚资产阶级。你知道官僚资产阶级是三大敌人嘛，对不对？周总理在1972年接见我妹妹的时候，说了两句话，一个是问你父亲好，一个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周总理当时和我父亲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们原来就认识，他这一句话一说，就把我的出身改成……

●**叶蓉**：敌我矛盾成人民内部矛盾。

●**成思危**：不是，从敌人变成朋友了，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父子相见却不能相聚，一湾浅浅的海峡阻隔不了沉甸甸的亲情。

1979年，严冰消散，春天终于来了。44岁的成思危赴美考察，已经81岁的父亲成舍我，由台湾专程赶到洛杉矶见到了唯一的儿子。父子两人都未曾预料到，当年的一别至今已经28年。

●**叶蓉**：1972年您妹妹从美国回到了国内。

●**成思危**：对。

●**叶蓉**：也是十多年分别之后，二十多年。

●**成思危**：二十多年。

●**叶蓉**：分别之后第一次见到您妹妹？

●**成思危**：对。

●**叶蓉**：是在北京见的面？

●**成思危**：在北京见的。

●**叶蓉**：我知道您妹妹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您的母亲。

●**成思危**：是，去世了。

●**叶蓉**：而且已经去世了数年。

●**成思危**：对，1964年去世的。

●**叶蓉**：八年、七年？

●**成思危**：七八年了。

●**叶蓉**：七八年，在那样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才见到自己的妹妹，而且刚刚知道自己的母亲多年前已经去世，我想那一刻一定给您留下很深的……

●成思危：是，非常伤痛，也觉得很遗憾。

●叶蓉：但是之后，1979年您有机会去美国，包括1981年您在美国学习，那个时候有机会跟家人团聚。

●成思危：对。

●叶蓉：您为什么还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成思危：做什么样的选择？

●叶蓉：跟家人在一起。

●成思危：那还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改革开放了，中国有希望，我出国学管理也是觉得中国要振兴需要管理人才，在这种形势下……还是回来继续在国内。

●叶蓉：很多人都觉得您在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睿智的选择，说您那会儿就去读了MBA，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眼光？

●成思危：不是，主要是当时我考虑什么呢？就是原来我是个科技救国论者，相信科学技术……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我确实感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但中国的管理更加落后。因为1979年我出去过一次，所以我有这个胆子，那次虽然是考察，但是时间也不短，也有这个感触，觉得管理更加落后。再一个通过“文化大革命”也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国家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那时候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干校去，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修理地球去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将来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可能需要管理人才。如果我去学科技的话，我可能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因为当时我已经46岁了，在我的专业里头小有名气，可能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我觉得学管理可能会更好……

●叶蓉：您的父亲成舍我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出版家、报人，1979年的时候，他以年迈的身躯去美国，专门跟您见面。

●成思危：对。

●叶蓉：我们来算，1979年，1951年分别的话，近30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成思危：28年。

●叶蓉：28年。父子相见的那一刻，有没有一点觉得陌生呢？

●成思危：倒也不，那时候倒不陌生了。为什么？因为从1972年以后我们可以通信了，当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就寄到我妹妹那儿，通过我妹妹转，或者小